

# 孢子的眼神

李青松

## 文學溪林

對於林區人來說，孢子是太過尋常的野生動物了。

孢子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並不顯赫，一些蠻霸和猖狂的詞彙都跟它無關。孢子背部淺棕色，腹部乳白色。牠腦袋不大，沒有獠牙，鼻孔與上唇之間，長着一小團黑毛，像是戴着滑稽的口罩。牠尾巴短小，深埋於屁股中，非常容易被忽略。牠，如麝若獐，似羚羊非羚羊，但同麝若獐相比，從來沒人把牠當回事。牠是倍受歧視的。說起孢子，林區人總要在牠的名字前面加一個字——傻。明明叫孢子，可偏偏叫牠傻孢子。在林區，嘲笑不開竅兒、不明事理的人，也稱其「傻孢子」。

孢子的性格溫馴，眼神柔和，從來沒有那種兇惡的光。最具幽默意味的，是牠的屁股——經常像是背着一團棉花，又像背着一顆桃子的剖面，略顯害羞地展示給你看。此種現象，是遇危險時的一種防禦反應——「炸白」。

「炸白」起到兩個作用，其一，預警效應；其二，迷惑天敵。可是，我不理解的是，為什麼是「炸白」，而不是「炸紅」呢？

雄性孢子長犄角，犄角不高，粗糙且多斜紋，角尖長有若干小尖，尖尖朝上。雌性不長犄角。孢子通過叫聲交流和傳遞信息。牠能吼叫、吠叫、尖叫、哀鳴，也能吹口哨。

通常，孢子成群活動，三五隻，八九隻，十幾隻，數量不等。孢子食草，食菌菇，食漿果和灌木嫩枝，從不跟其它動物爭食。相反，牠倒是常常成為老虎、猞猁、黑熊、狼等食肉動物的食物。

孢子的皮防潮保暖。鄂溫克族人對孢子鍾愛有加，孢子帽幾乎就是他們的標誌性帽子。他們還用孢子縫製孢子衣、孢子褲、孢子靴。



孢子是對人類毫無敵意的動物。AI繪圖

冬天，這些東西穿在身上，就可抵禦嚴寒了。在大興安嶺南麓林區生活時，我家有一張孢子皮褥子。據母親說，孢子皮是用一袋子小米從一個獵戶那裏換來的。經加工和熟製，就做成了孢子皮褥子。上世紀八十年代，我考上了大學，收拾行囊準備去北京的日子，母親讓我把孢子皮褥子帶上。到政法大學入學後，我走進宿舍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打開行李，取出孢子皮褥子鋪到床上。

那張孢子皮褥子，陪伴我度過了四年的大學時光。我對孢子的情感和記憶，可能都負載在那張孢子皮褥子上了。孢子皮褥子雖然沒有高貴之氣，但在那些寒冷的冬季，它讓我感受到了溫暖和山林的氣息。

在所有野生動物中，孢子是對人類毫無敵意的動物。

我們村裏一位喜歡跑山的人告訴我，有一年，他去林子裏打松塔（松果），爬到了十幾米高的一棵紅松樹上，那棵紅松上結的松塔特別多，他正打得起勁兒，一隻蚊子卻叮到了他的眼睛上，他用手去拍那隻蚊子，卻不慎從樹上摔下來，撲通一聲就摔昏迷過去了。也不知過了多長時間，他從昏迷中醒來時發現，一隻孢子正用嘴巴一下一下拱着他的頭部，他是被孢子拱醒的呀。他明白了——那隻孢子是在救他呢！

包子臉，眯眯眼。  
短尾巴，一點點。  
屁股上，背棉團。  
心好奇，原路返。

瞬間，他淚流滿面。孢子對聲音和移動的物體特別敏感，如遇危險情況，牠立即抬頭觀察，兩耳耳孔朝前，腦袋左歪一下，右歪一下，或者，右歪一下，左歪一下，然後吼叫一聲，迅速發力，閃電般逃之。

有經驗的獵人，發現遠處覓食的孢子，常常是「嗨！嗨！」喊兩嗓子，製造響聲，吸引孢子注意。聽到響聲，有時牠並不迅速逃跑，原因是牠還沒有明確做出判斷，危險來自哪裏？是什麼發出的響聲？一旦有了明確判斷，孢子會毫不猶豫逃之。跳躍奔逃過程中，如果牠認為危險已經解除，牠就會停止奔逃的腳步，而原路返回，繼續到原來的地方覓食。此時，獵

人在伏擊點坐等，即可將其獵之。也有獵人說，大雪瀟瀟的天氣，孢子遇人乾脆不逃了，而是把頭鑽入雪窟窿裏，「炸白」的屁股卻露在外面。獵人慢慢走上前去，用一根棒子擊打其臀部，就可擒之。民間所說的「棒打孢子，飄魚，野雞飛到飯鍋裏」，就是指這種情況吧。

孢子最怕在冰面上行走，一上冰面蹄子就打滑。四腿劈開，緊着搗騰也不管用。某年，雪太深太厚，一些野生動物很難在積雪中刨出東西吃了。忽然間，嗷嗷叫的「白毛風」，把一條小河水上的積雪吹開一塊空地，露出一叢一叢的枯草。

兩隻飢腸轆轆的孢子從山林裏出來，直奔那幾叢枯草而去。可是，牠們忽略了一個問題——那是冰面上的枯草。結果，兩隻孢子一踏上冰面，就開始吡溜吡溜打滑，任憑怎樣掙扎，也站不起來了。最後，耗盡力氣，活活凍死在冰面上。夜裏，冰面上兩隻死去的孢子被一群狼吃掉，只剩下斑斑血跡和幾塊骨頭。

孢子好奇心極強。夜晚，在林區公路上，如遇汽車燈光，牠就迎着燈光小跑，一探究竟。每年冬天，孢子在林區公路上被汽車撞死撞傷的情況時有發生。

雪災之年，孢子找不到食物，也會三三兩兩地進入村屯，或者進到居民家裏尋找食物，尋求幫助。當看到人的那一刻，孢子的眼神是那麼複雜，有無奈，有哀婉，有祈求，有渴望，也有淚花。

孢子傻嗎？我覺得牠不傻，只是過於相信人了。

（作者係中國生態文學作家，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，第六屆、第八屆魯迅文學獎評委）

## 四月

### 雪蓮紅紅

柳條漫舞  
把天空織成綠色經緯  
陽光  
沿着葉脈奔跑着  
晾衣繩上集結着  
城市的風帆  
面朝大海

迎來的不止是春暖  
和花開  
還有生活的舒心  
和美好  
再次寫到天空時  
風箏線掙脫束縛的剎那  
所有仰起的臉龐

都成了蒲公英的模樣  
村口槐花墜地時  
甜香氤氳  
村姑俯下優美的身段  
撿起——  
曾經落下的  
半枚月亮

（雪蓮紅紅本名張新文，係中國詩歌學會會員、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）

## 時代詩行

## 又是一年芳草綠

孫福有



垂柳飽蘸水墨在粉牆上揮毫。AI繪圖

晨露尚凝在丁香枝頭時，我總愛撥開窗櫺上的晨霧。簫角銅鈴輕顫，驚起一群灰鴿，牠們掠過青石板上蜿蜒的水漬，翅膀尖兒點碎了倒映着的朝霞。這樣的時節，連空氣都沁着銀杏林的清氣，彷彿造物主在昨夜打翻了盛滿翡翠的琉璃盞，將那抹蔥蘢灑灑在神州大地。

城西的田野裏，野薺菜正頂着露珠舒展絨毛般的葉子。孩童的竹馬驚起一片雀躍，銀鈴似的笑聲驚醒了酣眠的泥土。那些蜷曲的嫩芽從磚縫裏探出腦袋，像是古卷軸邊褪色的批註，又似宣紙上洩開的淡墨痕。我常蹲在斑駁的城磚旁，看螞蟻驮着花粉穿越青苔小徑——牠們黑色的身影在碧草間時隱時現，恍若繡娘失手打翻的繡枝紋。

溪畔的蒲公英最是可愛。細長的莖托着絨球似的花冠，晨風起時萬千白絮乘風而起，宛如飄落的星星聚作流雲。記得兒時總愛將蒲公英的花莖編成花環，戴在髮髻間，任其隨步伐輕搖曳。如今雖不再有那樣的閒情，但每見草浪翻湧，便覺有舊時光在指尖流轉。那些被車輪碾碎的草籽，來年依舊會在轍痕裏萌發新綠，恰似神州大地永不停息的脈搏。

蘇州的杏花春雨最是纏綿。黛瓦白牆間，垂柳蘸着水墨在粉牆上揮毫，遊人傘骨撐起的穹頂下，賣花女的竹籃裏山茶與杜鵑爭艷。雨絲斜織時，太湖石上的苔痕彷彿被浸潤的宣紙，綻開深淺不一的綠意。乘舟穿行於蠡湖煙水，橈聲欸乃中，忽見白鷺掠過水面，翅尖點破琉璃般的水面，驚起一池碎玉。

西湖的蘇堤春曉總教人想起古畫裏的意境。桃紅柳綠間，晨練的老人揮劍生風，劍穗掃過處，露珠簌簌而落。雷峰塔的影子斜斜地躺在湖面，像支飽蘸顏料的畫筆，將天光水色融為一體。船娘吳歌聲裏，有賣藕粉的梆子聲由遠及近，那清甜的吆喝穿過柳浪聞鶯的深處，驚醒了沉睡的茶樓。

登臨黃山時正值晨霧初散，蓮花峰頂的霞光如赤金熔鑄。松濤陣陣中，迎客松的虬枝向雲海伸展，彷彿在迎接八方來客。石階旁的野籬猴藤藤纏繞，淺綠色的小花像繁星綴滿枝頭。導遊說這山上的松樹每百年才長一寸，我撫摸着樹幹上斑駁的紋路，恍惚看見時光在年輪裏靜靜沉澱。

灤江的山水最是空靈。竹筏順流而下，兩岸青山如翠屏疊嶂，江水清澈得能看見游魚的鱗片。漁翁撐着竹筏悠然自得，鸕鶿站在他肩頭，忽然振翅入水，叼起條銀光閃閃的魚兒。舟子唱起山歌，那悠長的調子隨着江水蕩漾開去，驚起白鷺成群掠過水面，宛如天女散落的玉簪。

今年的陽春三月，我在江南各地遊歷。到了清明時節總要回鄉掃墓。老槐樹下，父親擦拭着祖傳的黃銅香爐，煙縷裊裊中，他講述着族譜裏的故事。田埂間的油菜花金黃一片，蝴蝶翩躚其間，孩童追逐着翻飛的彩蝶，褲腳沾滿碎花。母親從竹籃裏取出青團，艾草的清香混着糯米的甜味，瞬間勾起兒時的記憶。

村口的石橋下，春水潺潺。垂柳枝條輕拂水面，漣漪蕩碎了橋影。幾位老人支起藤桌，正在下象棋，棋子落在石板上發出「嗒」的脆響。歸來的燕子掠過水面，剪影倒映在水中，與棋盤上的黑白棋子相映成趣。暮色漸濃時，炊煙從各家瓦簷升起，打着旋兒融入天際，恍若大地輕輕的呼吸。

這樣的時節，連屋簷下的燕巢都沾了草木的清氣。夜色中的城市燈火通明，卻總能在某處公園聽見蟋蟀的鳴叫，恍若與遠山松濤共鳴。我常想，祖國大地就像這生生不息的春天，任憑歲月流轉，總有新綠在舊枝頭萌發。那些被戰火焚毀的城垣，終會化作沃土滋養野花；那些乾涸的河床，終將迎來清泉的吟唱。只要春風還在，只要大地尚存，華夏的芳草必將歲歲常綠，如同永不熄滅的文明之火，照亮千年時空。

晨光再次染亮窗櫺時，樓下梧桐樹的新葉已舒展成手掌的形狀。我合上書本，聽見布谷鳥的啼叫穿透晨霧，恍惚間覺得，這穿越千年的呼喚，原是神州大地對子孫最深情的眷戀。

（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）

## 清明是一個動詞

指間歲月 高低



八仙桌上仍擺着父親沒喝完的枸杞酒。AI繪圖

清明總在簫角銅鈴的震顫裏翻開扉頁，像一冊被風掀動的線裝書。那些寫着「祭」「青」「雨」「柳」的節氣密碼，在香燭明滅間漸次顯影。父母的舊時光被摺疊成紙船，順着四月的溪流漂回我掌心，潤濕了所有以「從前」開頭的句子。

清明是祭奠的日子。母親用銅盆燒紙錢的手微微發顫，火星濺在褪色的布鞋上，燒出幾個焦黑的洞。父親的墓碑被細雨浸成青灰色，我跪着擦拭碑文時，發現「慈」字凹槽裏嵌着半粒去年的松子——他生前最愛坐在老槐樹下嗑松仁。白居易寫「棠梨花映白楊樹，盡是死生別離處」，而此刻山風捲起紙灰，像一群折翼的灰鶴掠過新抽的茶樹枝。

清明是踏青的日子。城郊菜畦裏，母親慣用的竹編籃選掛在籬笆上，籃底殘留着去歲曬乾的艾草末。我踩着父親釘的木頭棧橋過溪，驚覺橋板裂縫裏鑽出野薄荷，他補橋時捶打的鐵釘早已鏽成褐紅色。忽見孩童拽着紙鳶跑過田壟，線軸在紫雲英花海裏劃出銀亮的弧光，想起草莊那句「遊人記得承平事，暗喜風光似昔年」，卻不知該喜該悲。

清明是重逢的日子。老屋門環繫着褪色的五色縷，那是母親臨終前給孫輩編的長命鎖。推開吱呀的木門，八仙桌上仍擺着父親沒喝完的枸杞酒，玻璃瓶內懸浮的果實像凝固的血珠。牆角藤椅突然晃了晃，揚起塵塵在光柱裏跳起舞，恍惚聽見母親哼着「清明不插柳，死後變黃狗」的童謠。原來思念會發酵，在清明這天釀成穿堂風。

清明是生長的日子。父親栽的香椿樹已高過屋簷，嫩芽戳破晨霧，如同綠色焰火。我在老灶台煮青團，鐵鍋邊緣的裂痕滲出蒸汽，幻化成母親年輕時梳的麻花辮。後山竹林傳來破土聲，去年埋下的竹鞭正在地下織網，正如蘇軾所寫的「臥聞海棠花，泥污燕脂雪」，死亡與新生在清明的地脈裏隱秘相連。

清明是通靈的日子。暮色中給父母合燒寒衣，火焰突然竄高三尺，鄰居阿婆說這是亡人顯靈收衣裳。抬頭望見兩顆星星墜入燒紙的餘燼，恰落在母親生前納的千層底布鞋印裏。歸途折柳時扯斷的枝條滲出汁液，沾在指尖竟像溫熱的淚，方知高壽那句「日落狐狸眠塚上，夜歸兒女笑燈前」的沉味，原是天地設下的慈悲騙局。

山寺的晚鐘敲碎暮色，驚起歸巢的鴉鴉。紙灰在暮靄中盤旋，彷彿無數未及訴說的心事。忽然明白清明為何總在春深時節——死亡與重生原是一枚銅錢的兩面，而思念是那根穿錢的繩，串起生生世世的輪迴。老僧說：「掃墓人終成墓中人，踏青者亦是青草魂。」我望着漸暗的天際，看見第一顆星星落在父母的碑前，像一粒永不發芽的種子，又像一顆永遠睜着的眼睛。

（作者原名王志高，中國作家協會會員）



## 窗明風和